



名家走笔

在途中想起一个叫陈洪绶的画家

◎赵柏田

这里是陈洪绶的诸暨，往西是李渔的兰溪，往北是张岱的山阴。如果在明朝，从这里走到那里，可能要用十天半个月。雇一只舟子，我醉欲眠，梦里都是流水声。或者骑小毛驴，童子挑一担书随后，山道上不知会不会遇上狐狸精。那样一个缓慢的时代，什么事如果要发生，就会如石底下的青苔顽强地探出来。这般欲雨未雨的天气，又是去这样一个文气沛然的地方，带《和希罗多德一起旅行》去实在有点唐突，应该是屠隆的《冥寥子传》，浮生若梦啊——空气里都是梦幻的气息，满山皆异香。

我们顺着夜色中的浦阳江一路走，穿过西施故里，去一个叫“三贤馆”的地方，那是诸暨的文友们经常聚会的所在。“三贤”之一，即十七世纪伟大的人物画家、那个被称为有明三百年无此笔墨的诸暨人陈洪绶。《清史稿》的列传里评价他的人物画，“衣纹清劲”，气度格局在仇英、唐寅这些名家之上。然时人也从没有放弃过对他道德上的指责：特以好酒，尤好为女子作画。

那真是懂女人、爱女人的画家呵。从他的一些画上题跋，可以知悉他在红楼画舫作画的情景，“辛卯八月十五夜，烂醉西子湖，时吴香扶磨墨，卞云裳吮管……”此等奢靡，胜过天上人间。朱彝尊在《静志居诗话》里说他中年以后纵酒狎妓自放，有钱人拿了大把的银子恭恭敬敬来求画，他都不予理睬，但只要有酒、有女人，他自己都会找来笔墨作画，即使贩夫走卒乃至垂髫小儿，他也都有求必应。活脱写出此人可爱的还有清人毛奇龄《陈老莲别传》里的一节，说的是1646年夏天，陈洪绶在浙东被清军所掳，“急令画，不画。刃迫之，不画。以酒与妇人诱之，画。”

在张岱晚年坐说昔年盛事的回忆录中，不时出没着他称为“章侯”的陈洪绶（章侯是他的字，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号叫老莲）的身影，称其为“字画知己”。陈出生于诸暨望族，张系绍兴城内名门之后，一方水土所孕的奇才异趣，再加两人年龄又相去不远，

分数那点小事儿

◎赵鲁璐

十年前，我去小学实习，带了三年级的一个班。我作为实习生，懵懵懂懂地教了一段时间的课文后，组织单元考试，考完一批改，平均分从之前的九十分降到了八十分，差距明显。我心情十分失落。

彼时，不论大考小考，考试卷子批改讲评完后，都要学生带回家去订正好错误，让家长签字，次日交回。此举旨在让家长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，并督促学生订正完成。学生小宝这次考了87分。第二日交回的试卷上，家长的签名，一看便知是小宝自己描上去的。我十分生气，并将代签这事儿定性为弄虚作假、欺骗家长老师的不诚实行为。

小宝在我严厉的批评声中，哭了，泣不成声地说老师我错了。我心知小宝本性老实，便询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小宝抽抽噎噎地解释，原来他爸爸文化不高，死认分数，只要分数低于90分就要揍他，而这次的分数低于90分，他爸爸一定打得狠，他不敢给爸爸看试卷，就是怕挨棍子。我听完，异常吃惊，但我知道小宝说的是实话，他父母确实对分数偏执得离奇又难以沟通。可小宝这次没考上90分，究其根本，也是因初出茅庐的我教学不精的缘故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大笔一挥，把小宝的87分改成了90分。小宝吃惊地看着我，我解释道：这次，

两个青年艺术家很早就开始了密切交往。早年一同读书于“岫嵎山房”，后又多次一同出行访友。《陶庵梦忆》所记“甲戌十月”，两人和众友人一起到不系园看红叶，陈洪绶“携缣素为纯卿画古佛”，并“唱村落小歌”，张岱则“取琴和之，牙牙如语”，这般的放浪自在，进入新朝苟且偷生的张岱回望往事怎不感怀唏嘘？

出于对友人画艺的欣赏，张岱在他著名的《石匱书》中把陈洪绶列于“妙艺列传”，称他“笔下奇崛遒劲，直追古人”，陈洪绶则这样评价他的朋友：吾友宗子才大气刚，志远博学，不肯俯首庸下。天下有事，亦不得闲置……言语间皆是惺惺相惜之意。

张岱说，虽然他朋友的画名在生前就已得到承认，并常常炒成天价，“然其为人佻傥，不事生产”，以至顺治九年那年暴毙时竟至无以成殓。看来这些画并没有让他变得富有起来。张、陈都是由明入清，一个“披发入山”，一个“剃发披缁”，在心态上都是不折不扣的文化遗民，张岱记录的陈洪绶的四句自题小像：“浪得虚名，穷鬼见消，国亡不死，不忠不孝”，语间全是明末清初文人的大痛楚。时人记述，甲申之变的消息传来时，陈洪绶正寓居于徐渭的青藤书屋，悲痛欲绝之下，他“时而吞声哭泣，时而纵酒狂呼，见者咸指为狂士，绶亦自以为狂士焉”。

《陶庵梦忆》的作者还记述了他的好友一次喝高了去追一个陌生女郎的事。说的是1639年，时近中秋，张、陈二人在西湖边的画舫应酬回来，看到月色明亮如许，两人又趁兴划船到断桥，一路饮酒、吃糖栖蜜橘，真个是不亦快哉。途中有一女郎要求搭船，此女“轻纨淡弱，婉孌可人”，本来喝得昏昏欲睡的陈洪绶直如打了一针兴奋剂，他以唐代传奇中的虬髯客自命，要求此女同饮。女郎竟然也一点不扭捏，欣然就饮，把船上带的酒都给喝空了。问女郎家住何处，她总笑而不答。等她下了船，陈洪绶在后面暗暗跟踪，只见此女身影飘过了岳王坟，就再也找不到了。

我想三百多年前的月色下，陈洪绶是遇到狐狸精了。

谐谑曲

我借你3分，下次你考得高些，再还我吧！小宝破涕为笑。

可能像我这样随心所欲的人，是真的不适合做老师，所以毕业没多久，我就脱离了教师队伍另谋生路。但这件事，让我印象十分深刻，我隐约觉得自己的做法十分不妥，内心不安。直到有次读书，读到《民国年间那人这事》。书中记录，北大教授谢邦敏在南开中学就读时，偏科严重，毕业考试物理试卷，交了白卷，但他在卷子上即兴作词：“晓号悠扬枕上闻，余魂迷人考场门。平时放荡几折齿，几度迷茫欲断魂。题未算，意已昏，下周再把电磁温。今朝纵是交白卷，柳耆原非理组人。”判卷老师面对谢邦敏的白卷，并没有理所当然地给个零分，而是认为物理虽然交了白卷，但不能否认其文学才华，遂评语：“卷虽白卷，词却好词，人各有志，给分六十。”

“人各有志，给分六十”的阅卷标准，真是叹为观止。诚然，分数是死板的，而人是变通的。当年给谢邦敏评卷的老师是以教学水平一流、教学态度严谨著称的魏荣爵教授。魏老师显然具有异常开放的胸襟，能看到分数的背后，体悟教学的精髓，已臻难能可贵的境界。

前人如斯，于是，我也就释然了。如今的小宝，应该已是高大小年了。如果小宝想起这桩不太妥当的小学往事，质问起毫无从师经验的我来，我大概也能理直气壮毫不自责地回答：“为免你挨打，加上三分又何妨？”

紫 苏

绿生活

◎周晓绒

近年母亲爱收藏，她收藏的不是古玩字画，却是植物。乡村用上草甘膦后，物种消亡很快，过去常见的植物品种，现在日益稀少。母亲发现后，就把它移栽到家里。家里就有了各种植物，香薷、薄荷、金银花、辣蓼、益母草、紫花地丁、半夏等，紫苏就是母亲收藏的植物之一。

紫苏在乡村跟人的关系是很亲密的。七夕时女孩子会用紫苏熬汤洗头，洗好后一股香香的味。杨梅上市，紫苏长成，大家会腌制咸苏梅，就是把杨梅和紫苏一起腌制，晒干。

我小时候感冒发烧，从来不去医院。奶奶看见我蔫头耷脑，摸摸我额头，说：“伤风了。没事，趴凳子上，奶奶扭几下就好。”不扭痧，发烧难受。扭，要痛。在长痛和短痛之间，我选择了短痛。我怯怯地趴在凳子上，跟奶奶说：“阿娘，你轻点。”奶奶说：“我有数。”可是奶奶一上手，老早就忘记对我的承诺。她老虎钳似的双手对着我的后颈使劲扭，我痛得大哭，惊天动地，手脚乱舞，跑开，被奶奶抓回来再扭，反复折腾，直至我被折腾得软软的，像根面条。奶奶把我抱到床上，妈妈端来一碗咸苏梅汤，我趁热喝下，盖着被子睡上一觉，出一身汗，第二天就神清气爽，活蹦乱跳了。

而今偶感风寒，我还是喜欢吃紫苏。把生姜去皮和紫苏一起煮成汤，加一点红糖，一碗喝下去，通体舒泰，感冒被压制在萌芽状态，少受很多罪。这汤味道很好，紫苏的香，生姜的辣，红糖的甜，调和在一起，是很美味的汤饮。

紫苏不仅可入药，还可食用。夏天院子里的紫苏长得蓬勃，枝桠横生，一阵风来，香气袭人。我们采来嫩叶，包着红烧肉、虾仁、望潮，这个紫苏卷的味道真是前所未有的好。

在超市里看见嫩姜，鹅黄的，头上带着一点红色，诱惑着我，心想不妨腌制一点生姜。我把生姜洗净，切片放在玻璃瓶子里，放盐，加凉开水，倒一些白醋。忽然想起一道菜——紫苏姜。我就拿了一些紫苏塞进瓶口，等待着好看的紫色渗出，变成漂亮的紫苏姜。时隔几日，我去察看，哪有紫色，只有一股子香气。陈年的紫苏已经褪去紫色，我想应该用新鲜的紫苏才行。回老家去摘了一些新鲜的紫苏叶回来，放进去，几日后去看，那紫色已经把黄色的生姜渲染，呈淡淡的桃花粉，有种淡雅之极的美感。早晨，煎一个鸡蛋，一小碟紫苏姜，小米粥一碗，小馒头几个，倒也能尝出一点俗世的温情。

八九月份后，紫苏长得极旺，植株高大，仿佛成了一株灌木，已无初生时的柔美。它占领了我家院子里极大的一块地方。我娘询问我们，谁要紫苏？兄妹几个都说不要，我看见我娘有一股子失落的神情，赶快说我要。我娘高兴极了，拿把柴刀砍柴般砍了几株，极为慷慨。我在边上忙碌着，小弟一看这架势，打趣说：“你拿回家当柴烧？”我拿剪刀把紫苏剪成一段段，梗硬硬，颇费周章。

拿到家里，一大蓬，我想还是洗洗再晒。洗一点，拿到阳台用绳子扎起来晒，洗着洗着，那紫苏特有的辛香味刺激得我眼泪哗哗流。我诧异，种在院子里，远远闻着香得淡雅，水一泡，一洗，却极其浓郁，凛冽，尖锐。我低头一看手，指尖上的皮已被磨破，怪不得听说胃不好的人不能吃。紫苏味辛辣气，故气虚者应慎用，阴虚内热及热盛者忌用。

总第 5963 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 配图 秋韵(水彩) 林绍灵

